

清 平 乐 书 系

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

陶慕宁

心期休问，只有尊前分。

勾引行人添别恨，因是语低香近。

劝人满酌金钟，清歌唱彻还重。

真道后期无定，梦魂犹有相逢。

宋晏

水林之雅

清 平 乐 书 系

青楼文学与中国

陶慕宁

東方出版社

书 名 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

QINGLOU WENXUE YU ZHONGGUO WENHUA

著 者 陶慕宁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850×1092 毫米 1/32 7.25 印张 160,000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 数 12,001—17,000

书 号 ISBN 7-5060-0325-2/G·46 定价 14.00 元

序

从多种视角对罪恶的卖淫制度进行深刻的揭露，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的精心塑造以及对她们特异生活的生动描述，在中外文学中可以说“史不绝书”，且有众多传世名作存焉。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绵延不断地而又如此鲜明地提出乐籍制度的种种问题和透视这一阶层妇女的别一种精神世界。

在中国文学史里，特别是说部与戏曲中，不少严肃的作家和民间艺人在面向严酷的生活时，总是怀着一种神圣的道德感，深情地关心着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命运。从众多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他们从不同方位考察妓女悲剧性的生活和心灵轨迹。他们对这一阶层女性的强烈关注被分成若干触发点，分别呈现在不同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因此，在我们对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整体性考察和审美观照时，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杰出作家们面对妓女生活进行沉思的结晶体系列。

文艺史证明，妓女生活和妓女形象，是很多文艺巨擘美学发现的新大陆。比如那读后令人心碎的传奇《霍小玉传》，至今还

让我看到作者几乎是含着深情的泪花凝视着自己主人公的生活历程。它让人看到一个聪明、敏感、感情纤细、富于幻想的妓女，如何被命运抛到那样一种环境。千百种的不公平，让她的敏感的神经尤其不能容忍。霍小玉临终前进发出的郁愤有如暴风雨，令人动容，而她的幻想又恰恰凝结为人间难得一见的形态和色彩。中国戏曲的奠基人关汉卿，在仅存的十八个杂剧中，以妓女为主角的旦本戏就有三个。在《救风尘》中，我们发现赵盼儿在失去人的尊严的外观下，却有着对非人生活的强烈抗议，在救援宋引章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赵盼儿如何呈现出一颗亲姐姐似的圣洁的灵魂。在《金线池》中，关汉卿仍然发现了这“可怜的动物”身上的人的精神价值。他在“社会的渣滓”中挖出了闪光的东西，赵盼儿、杜蕊娘都是把凌厉的锋芒指向她们的命运的嘲弄者。至于别具一格的《谢天香》，则是关汉卿以低吟浅唱的沉缓调子宣叙着多少个岁月中，多少个天香们麻木循环着的悲剧。这在当时是一个更加切近现实的思考，因为，从中国的青楼文学的整体审美意识来说，我们也许会发现，有更多作家是对现实中这些处于底层的妇女们的麻木灵魂的更加沉郁的忧虑。

其实，要把握一些青楼文学作者塑造形象和展开生活场面的美学真谛，不能迷失其创作意旨。比如相当数量的说部和戏曲中，大多只写了一些身陷风尘的妓女想跳出火坑的急切心理和愿望，他们压根儿也许就没想把她们写成在内心燃烧着不息的生命烈火、酷爱自由和敢于冲破一切桎梏做困兽犹斗的战士。他们一部分人也许压根儿没想把这些人物写成由于爱情理想的驱使，从而点燃了热烈的情欲之火，酿成一段火烫灼人而凄惨哀婉的情史。有些作品也许只是围绕一个主轴转动，这就是跳出娼门，跳出这以出卖色艺为生涯的火坑！因此，人们在观照中国青

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之关系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众多的妓女形象往往缺乏一种反抗的主体意识的武装，对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缺乏一种自觉的意识，因而也就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在众多的妓女中并非个个是主动的、自觉的叛逆者，相当数量的人则是在一个精神起点很低的位置上被动地推到改变现实命运的舞台上去的。正是由于在精神境界上没有真正的超越，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她们也许仍然是依靠传统凝聚的妓女层的群体意识而生活。对于这一点窃以为未可否定，正在于这是对妓女中某一类人的灵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学透视。

是不是还有如下的一种特殊的文艺现象？即在中国文学史上，竟然在才艺双绝的妓女中冒出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称得上是才女的文学家。这里人们也可以排列一大串著名和不十分著名的作家。是的，她们中间不乏才华洋溢的诗人、说唱艺术家和戏曲表演艺术家：薛涛、鱼玄机、严蕊、琴操、朱帘秀、天然秀、马湘兰、陈圆圆、柳如是……，她们在中国文艺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世界文艺史上，这倒也是我们中国的一大特异贡献。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她们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她们的“心史”。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要真正了解文学作品，就要深入到创作主体丰富而又活跃的内心世界。青楼女子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心绪，写自己的灵魂私语，或者说，这个灵魂世界的得到开启，将会大大开拓古典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研究领域。

但是，令人十分遗憾，面对这庞大的特异世界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缺乏的是那被过分地冷落的对青楼文学的认真严肃的研究。是的，近年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妓女生活史、娼妓史之类的书纷纷面世，也不乏几部有份量的透视小说戏剧中妓女

形象的著作的出版；然而，却也仍然让我们发现，妓女系列的作品常常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置于思想法庭和道德法庭上，而且给予了并非都是公正的判决，这也许是更深一层的遗憾。令人欣慰的是，近期我终于看到了陶君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手稿。我用了几天的时间认真阅读了他的大作。我首先发现这部论著比他三年前为我们主编之《金瓶梅小百科丛书》所写的《金瓶梅中的青楼与妓女》更加成熟，更加具有学术性，也更加具有可读性。它不仅材料翔实，立论严谨，且全书处处闪烁着他的灵智、学养，体现着他的多层面的分析方法。在整个行文的风度上，表现出深厚的理论素养，从而构成了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这说明慕宁经过这数年的朝夕研磨，铢积寸累，成就可观。

治学之道，当然不外学识与方法，然学与识实系两种功夫。不博学当然无识力，而无识力则常常能废博学之功。识力与博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体现了他博学与识力兼而有之的特点。毋庸置疑，研究青楼文学需要诸多文化门类间的联系，不仅要了解某一时代青楼文学与文化之联系，且需了解整个古代和近代文化进程中这种联系的多种样式和繁复形态，这需要更加切实和持久的努力。

慕宁出身蒙族书香世家，我早就知道慕宁是著名的京剧史家陶君起先生的二公子。他幼年学习，以及后来的治学，都是很刻苦的。他的文字，他的为人，据我所知，皆有其远祖及父亲之遗风。他为人处世谨慎而又从容，含蓄而不失开朗，朴拙又时出机巧。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论证深到，其学足以成之。书中时有哲思，发人深省，亦富娓娓，读之不倦。如书中对于唐代青楼文化格局的论述，对《游仙窟》的美学探索，对宋人性心理的发掘，对明代乐籍制度的考据以及对明末江南人文声妓之盛

的评价，都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书中的不足之处是写晚清的一章有些简略，与前面各章在形式上略显不平衡。慕宁曾对我说，要写到清末的赛金花和小凤仙，但由于研究的火候不到而出版日期又很迫切，所以宁付阙如，也不肯去祖述成说以凑足字数。这不足，恰也可见他的为人之一斑。

慕宁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艰难之途，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人生经验，虽新登学坛，但已呈现才力之宏富。他的学术潜力是很大的，他的论著，我已拜读不少，常常为他的精辟之论击节叫好。我深知，慕宁的这部书稿，清晰地显示了他个人，以及他所属的一代人的认识的优长。我赞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鲜明地区别开来的青年一代。但我也同样知道，也许只有慕宁他们所属的这一代人，才能以科学的当代意识看取文学史和艺术史，以这样的方式描述文化史的过程。这种眼光和方式不仅出于学术性格，而更多的是由于特殊的人生道路。我们那一代只能在不可克服的局限中思考，慕宁这一代比我们有幸，他们可以更开放地思考一切问题。我也深信，每一代人都不可避免地有他们各自的局限。然而，历史恰恰是被有着巨大局限的无数个人创造出来的。

慕宁写这部书稿，是他对于中国文化与青楼文学进行总体研究的一次尝试，这是他从元、明戏剧研究中拓展开来的一个新的对象。研究作为青楼人的精神产品的中国青楼文化，研究历代妓女的灵魂的历史，这无疑是有重要贡献的。要而言之，慕宁终于用他辛勤的汗水填补了文化史与文学史研究中的这一空白，不能不说他是青楼文学研究者行列的开路先锋之一。

书行将付梓问世，又承丽华小姐谬荐，力促我为此书写一序言，这真是我意想不到也愧不敢当的事。暑假有间，反复诵读杜

牧为李贺诗集所写的序，好像有所领会：古人对于为人写序，是看得很重的，是非常负责的。杜牧是谦让再三才命笔的。这篇序文写得极有情致，极有分寸。我辈才疏学浅，无法与杜牧等大家相比，但看到慕宁近年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的这第二本青楼文学专著出版，欣慰之余，我才大胆把平日的一点感想写出，与慕宁君共勉。

宁宗一

写于南开大学

东方文化艺术系

1992年8月21日



东方书林之旅

策 划

方 鸣



主 持

刘 丽 华



监 制

任 宗 英

14787/12

责任编辑 刘丽华
封面设计 宁成春

目 录

序	宁宗一 (1)
引言	(1)
第一章 唐代青楼文学的审美品味及其文化意蕴	(7)
第一节 唐代青楼文化总述	(7)
第二节 《全唐诗》所展现的妓女与士人之关系	(21)
第三节 唐传奇中妓女与士人的爱情	(40)
结语	(52)
第二章 两宋青楼文学的伦理色彩及其心理根据	(55)
第一节 两宋青楼文化总述	(55)
第二节 宋代青楼小说的理性说教与心理背景	(67)
第三节 变泰离异与贫贱不移型的传奇作品	(75)
第四节 宋词与妓女	(81)
一、词的属性	(81)
二、与妓女交往密切的词人	(83)
三、妓女之能词者	(94)
第三章 宋元俗文学中的青楼人物	(98)
第一节 “青楼”俗文学中的社会心态	(98)
一、雅俗融合的趋势	(98)
二、俗世的两重判断	(106)
第二节 元代读书人的沉落及其与妓女的关系	(110)

第三节 元曲中的妓女形象	(117)
第四节 读书人潜意识的流露	(126)
第四章 明季资本主义萌芽在青楼文学中的表现	(130)
第一节 明代青楼体制之沿革及世风之流变	(130)
第二节 青楼文学所反映的资本主义萌芽	(139)
一、“卖油郎”与杜十娘的主体意识	(139)
二、“新安盐商”所代表的新势力	(143)
三、被金钱势力冲击的青楼文化	(149)
第三节 文人心态的变异	(158)
第五章 明末清初江南文酒声妓之会	
与青楼文学的政治色彩	(170)
第一节 明末江南名妓之才艺及与名士之交往	(170)
第二节 鼎革之际的江南青楼文化	(182)
第三节 遗民的忏悔与反思	(187)
第六章 顺治迄道光间的青楼文学	(197)
第一节 通俗小说概貌	(197)
第二节 狭邪笔记之繁盛	(205)
第七章 晚清狭邪小说谈片	(216)
后记	(220)

引 言

顾名思义，本书将涉及到妓女以及因妓女而产生的文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以不称“妓女文学”而曰“青楼文学”，盖因前者很容易被解释为“妓女创作的文学”，那就与笔者的初衷相去甚远了。

用“青楼文学”命名有一个好处，这使它从题目上就已经把家妓——这一应另设专题研究的特殊社会阶层排除在外。前此的一切有关著作几乎都是把官妓、私娼同家妓混为一谈的。官、私妓女固然可以被买去充当家妓或媵妾，家妓也可以被卖到行院乃至“私窠子”去送往迎来，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并非毫无干碍。但我仍然坚持家妓与青楼妓（官私妓女）无论在社会地位、经济关系还是文化渊源上，都应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的观点。一个女人，也许她曾经是艳帜高张的青楼名妓，也许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还保持着青楼的特点，但只要她一朝成了家妓，就会身不由主地被纳入另一种道德伦理规范之中，居于妾媵奴婢之间，接受家庭秩序的洗礼。所以我们也就不能按照通常对风尘女子的理解去研究家妓。

然而“青楼文学”也还不是科学的概念。因为“青楼”一词起初与妓女丝毫无涉，只是一种阔阅之家的代称。曹植《美女篇》有“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句。《文选》李善注引《列子》“虞氏，梁之富人，高楼临大路”。徐陵《玉台新咏》注引《南史》“齐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又《太平御览》卷一七六居处部四释“青楼”：

《齐书》曰：东昏侯后宫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穷尽雕涂，以麝香、杂香涂壁。时世祖于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

又《晋书·麴允传》载：

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川为之语曰：“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由此可见，“青楼”在六朝以前，实指金张门第。揆之傅玄的《艳歌行》“青楼临大巷，幽门结重枢”；江淹的《西洲曲》：“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①；江总的《闺怨诗》“寂寂青楼大道边”中的青楼，皆无非此意^②。

但似乎亦有例外，梁代刘邈《万山见采桑人》诗首句云“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③。玩其辞意，此“青楼”殆即呼妓馆之始。

① 《玉台新咏》卷五属江淹作，《乐府诗集》卷七二同诗不属撰人，作“古辞”。

② 翟灏《通俗编》卷二四“居处”部“青楼”条释文：“〔古乐府〕大路起青楼。注引齐书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谓之青楼。”（笔者按：标点悉依原文）以下引曹植“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及骆宾王、上官仪有关诗句。依翟灏意，“大路起青楼”句应出汉乐府，然翻检《昭明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古诗源》、《古诗笺》、《乐府正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太平御览》诸类书，俱未见此句出处，更不知注从何来。旧《辞源》“青楼”条因翟氏之说，新《辞源》不取。疑翟灏记忆有误，姑置之，俟再考。

③ 此据《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卷二八作“探桑”

至唐代，“青楼”才渐渐比较广泛地用来指代妓女所居，但两种意义仍参杂错出，如骆宾王《帝京篇》“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王昌龄《青楼曲》“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缦绶上青楼”；崔国辅《古意》“怕不盛年时，嫁与青楼家”；邵谒《寒女行》“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孟浩然《赋得盈盈楼上女》“夫婿久离别，青楼空望归”，便都是沿用古意。而像李白《楼船观妓》“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及李商隐“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中的青楼，则显然已专指妓女丛萃的烟花境界了。

《全唐诗》中还可以找到一人之作而两意兼用的例子。如韦庄《贵公子》“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用古意；而《捣练篇》“月华吐艳明烛烛，青楼妇唱捣衣曲”，则指妓院。

宋、元以降，“青楼”越来越多地以它的晚出义行世，乃成与平康、北里、行院、章台平列的词汇。元人夏庭芝便径直把他为妓女立传的著作取名《青楼集》；明人朱元亮将其辑注之《嫖经》易名为《青楼韵语》；清人俞达则名其狹邪小说为《青楼梦》。于是，“青楼”的本义反而湮没不彰，直至今日，人们所认同的仍是它的第二种义训。

狎妓冶游，选艳征歌，是中世纪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宫高捷，仕路亨通，要向妓女们炫耀；宦途偃蹇，怫郁不舒，也要到妓女们那里排遣。其间那种浅斟低唱、莺语间关的氛围确有荡涤利禄，排愁遣闷的审美功能，而那些风尘“尤物”的目挑心许、娇容冶态较之自家“糟糠”的板滞端欵当然也更饶风情，更富于刺激，因而也更易引起回味。于是记载妓女们的色艺性情，缅怀这类风流韵事的诗文笔记便应运而生，再往后，更出现了专事描写青楼生活的小说戏曲。这一切，就构成了我所说的

“青楼文学”。应当说，凡以烟花女子为描写对象或反映男子与她们留连奉酬时的心理感受的文学作品都属青楼文学之列，青楼妓女自身的创作当然亦不能排除在外。

青楼文学自唐代而大盛，围绕着同样的内容，涌现出大量的歌诗、曲词、小说、笔记。不同的体裁从不同的侧面来观照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从长篇歌行所表达的缱绻柔情到短章律句所记录的瞬间感受；从文人笔记中的疏淡雅致到传奇小说中的委曲情文，唐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的青楼生活的画卷。如果我们把唐代文人的才思比喻为汨汨的泉水，那么妓女的色艺便如酿制美酒的麴蘖，没有麴蘖的作用，再好的甘泉也不可能成为美酒。

有了妓女，有了寻芳觅柳的男人，还并不一定就能产生青楼文学。事实上，妓院的产生恐怕要远远地早于青楼文学的问世。倘若把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所设的“女闾”视为妓院的滥觞，则其距唐代长安的“平康里”已有一千三百余年了^①。

那么，青楼文学究竟始于何时？这恐怕是个很难考定的问题。《古诗十九首》之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蛾蛾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文选》李善注：“《说文》：‘倡，乐也’。谓作妓者”。这样

^① 《战国策·东周策》“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一“女闾”条：“《齐记》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但对于“女闾”的解释，甚多歧义，故将“女闾”视为妓院的滥觞，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证据。